

盐味罗泉

□黄森

千年古镇，百载繁华，十余里盐井密布。资中罗泉，同时拥有一个叫“龙镇”的名字，她因盐而生，由盐而富，虽偏安一隅，却稳如磐石，默默地见证历史变迁。

河畔老街，旧楼古朴相对，以灰和白为主的色调刻意地掩蔽去张扬。但屋顶的翘角飞檐，以及精致考究的数方门匾、几扇花窗，又无不折射出盐商们曾经的富足和建立在富足之上轻奢的生活品味。

六七尺宽的青石板街道弯弯曲曲，容不下眼神放纵，刚想舒展眼球望出去，目光便一头撞上街道的某处拐角，而分明触碰到几分局促，似乎只能透过两排屋顶间狭长的空隙向湛蓝的天宇释放。细看时，走过的每一段街道，都基本相似却又略有不同。

比如空无一人的中药铺，只有一把旧藤椅和一截树墩虚张声势地把守着半掩的大门，须发花白的老中医在斜对面搓着麻将……小吃店外，午后慵懒的阳光照射着慵懒的老太太以及身边慵懒的猫，风也蹑手蹑脚地划过，保持着有一丝儿流动，免得时间凝固了。

透过一条逼仄而昏暗的雨道，看到那一头光亮中的影子有些模糊和虚幻。循着光穿过雨道，便径直来到河岸。珠溪河水依旧平静地流淌，如镜的水面反射出天空以及老街雄壮的后背。

老街尚短，五里总有尽头；岁月悠长，望不清来处与去向。

恍惚中，谁透过小楼花窗的缝隙向外张望，把娇羞的期盼摔碎成一地月光。又是谁，因押运盐船离乡多日，将归家的急切涂满脸上。当然，串连起时间与空间的，或许不止意识和思维，也可能是在墙缝里发现的，祖父儿时遗落的一枚铜板。

还有，珠溪河上运盐船“咿呀”的桨声，撞破古镇的宁静，从百年前的黄昏摇进今晚的梦里。也少不了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从街头晃荡到街尾，随着远逝的年华渐渐衰微。而小镇里曾经的马鸣驴叫，以及数十家戏院、十来处茶馆的鼎沸人声，都已沿着时间扩散开去，再也没有一丁点回声。

那个始建于秦代，绵延赓续了近两千年，又在清朝中后期历经一百多年鼎盛和繁华的集镇，如今衰落是衰落了，却并没有衰败。即便失去了盐业的支撑，在珠溪河的滋养下，小镇居民仍旧把生活过得有盐有味。

穿过老街的风，蘸了些市井的味道，正啮着嘴细细品味。街边摊点上，糍粑香味浓郁，但总归有些黏牙；鸡公把里豆香与麦香的融合，搭配出层次丰富的口味；红糖锅盔中的汤汁一不小心就会顺着手流下，如果不赶快嘬上一嘴，只能享受透彻肌肤的烫。最值得称道的，当是

制作豆腐乳的巧手，竟把盐的咸和豆腐的淡捏合成醇厚的酵香味，成为罗泉独特的标识。

想来从这儿走出去的人，云游到五湖四海，变的是容颜，是口音，不变的是对家乡味道的依恋。如果有心，当留意看看，周围有没有一位白发的老先生，在老街里找寻像盐井里抽出的卤水一样浓酽的乡愁。

在古镇一点点老去的历程中，时光始终扮演着雕凿皱纹的刀具，或是涂抹包浆的软刷。时光当然不会老，老的只是斑驳的青砖黛瓦和满布蛀孔的梁柱。

除了这些，当然也少不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对罗泉的妆点。那场清朝末期在罗泉镇举行的会议名垂青史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如今，古镇里袍哥们的故事，也许已在口口相传中渐渐淡忘，但关于罗泉会议的记忆，已刻录在城隍庙的匾额中、盐神庙的栏杆间，或者在连心桥的桥墩上、子来桥的桥洞里，引后世敬仰。

随着旅游开发，罗泉古镇渐渐再度热闹起来，在褪去曾经的繁华后，她又展露出另一番姿色。因为没有过度商业化，老街基本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古朴，让小镇居民继续把日子过得很慢。

当夕阳的余晖把古镇描绘成一副苍凉的样子，也预示着明天，必然有一轮朝阳会播洒下又一份绚丽。

达瓦更扎观日出

□汪兰

中午，两辆旅游大巴驶下高速公路，停在雅安宝兴县一家小饭店门外，饭店里立刻座无虚席；厨房里，厨师被游客团团围住，每个菜刚一出锅就被抢走。梅子姐守在厨师身边，抢得了一个蒜苗回锅肉、一个笋丝炒肉丝、一个腊肉汤煮南瓜。

“我这次是专门来达瓦更扎打卡的。”梅子姐说。

达瓦更扎在藏语中意为“美丽的神山”，位于雅安市宝兴县硃砂藏族乡嘎日村境内，最高海拔3866米，被誉为“亚洲通达性最好的360°观景平台”。

去达瓦更扎前一天，我们游览了神木垒风景区，穿过一大片静谧的落叶松林，山顶是开阔的草坡。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拍照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怕早上堵车，领队决定凌晨2:30就出发。凌晨3点，我们到达达瓦更扎景区门口。漆黑的夜空中，一辆辆灯火通明的大巴就像光亮的“飞船”，正缓缓驶上山顶，滑入满天的星斗中。

我们坐大巴到达山顶的一个停车场。一条点缀着蓝色荧光灯的木梯闪闪烁烁，从停车场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山顶。

辛苦的攀登开始了，半空中，一轮中秋圆月，以皎洁的月光照拂着我们。拾级而上，走了一段，我回头一望，蓝色的光带已经在脚下延伸出老远，停车场里的路灯组合成一只展翅的飞鸟形状。东边的天空中，闪耀着星星，或明或暗。

刚刚过4点，有大把的时间容我不紧不慢地走上山去。稍稍觉得累了，我便停下来，深深地呼吸。深夜里，山顶的空气是如此清新，一口一口吸进肺里，闭上眼睛，仿佛将月光也一起吸进了肺里。不由想起神话传说中，住在昆仑山上吸食月光的神仙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上山的人越来越多，只要稍稍停顿，身后的人流就像牵了线一般从身边越过。不时有人从山上下来，有的因为头疼，有的直呼冻得受不了。

望望山顶，我开始加速。登上木梯的顶端，有一大段很平缓的栈道，走起来轻松多了。快要走到山脊的尽头，山势又向上凸起，木梯的顶端，一盏明灯放射着耀眼的光芒，那是云顶。

凌晨5:25，我登上了云顶。山顶都是人，山坡也坐满了人。太冷了，不管怎么弯腰缩脖子，山风都会无遮无拦地吹过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满天的星星不见了，头上的云就像一层层涟漪，心情顿时沮丧起来！

渐渐的，东边的天空，厚厚的乌云裂开了一个狭长的口子，就像打开了一扇天窗，远处山峦的剪影清晰地浮现在窗口中。“太美了！”有人惊呼。

我盯着东边的天窗，希冀这个窗口越开越大，希望火红的太阳会从这个窗口跳出来。然而乌云都往缺口处涌去，狭长的窗口竟然渐渐合上了。看不了日出了！人群发出一声声懊恼的叹息，但是大家仍然待在原地，不甘心离开。

快到7点，忽然有人说，快看，乌云好像散开了！大家都往东边望去，只见大团的乌云急速地变换着，似乎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将乌云拦腰撕扯开来，硬生生扯出一条白晃晃的口子，橘红色的霞光就从这道口子中透了进来，越来越亮，给乌云镶上了一道金边。

啊！人群开始欢呼起来。等待着，等待着，火红的太阳，猛然闪现在云层的缝隙里，灿烂的阳光四射开来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天地之间顿时明亮了。山头的喇叭里，响起了欢快的歌曲。北边的四姑娘山，也在阳光下展露出秀美的剪影。

水墨江洲

□茆茆草

江面辽阔，水流宛如款款而来的踏波女子。元井、味江、泊江携手同行，河沙冲积，故垒江洲。崇州元通古镇就像历史长河中的一只船，从1650年前的东晋缓缓驶来。

小镇不大，历史底蕴浓厚。顺街而行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古皂角树，挂满弯弯皂角，像形状各异的弦月，勾住来往者的向往和惊奇。树下，数十家店铺摆满烟熏板鸭，人间烟火的香味扑鼻而来。行走在青石板路上，老街沉淀着历史风貌。

从三倒拐到十字坡，小街格外热闹，游客络绎不绝。猛然，有人扯我的包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老婆婆，背着一个背篓，里边装满我最爱吃的竹笋。“妹子，山上竹林的新鲜货。”我不好拒绝头发斑白、面目慈善的她，把背篓里的竹笋一扫而光。

她非常高兴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带你们去一处好地方。”三拐两拐，来到一个宽敞的小广场。看见肃然静默、有着哥特式建筑风格、中西合璧的教堂，这座1903年的建筑出现在元通小镇，令人惊诧，可见元通历史上的繁荣开放景象。

从教堂左边的小巷进去，是一座庭院，建于1914年的黄家将军府。进得大门，天井长廊两边是十分别致的滴水陶瓷瓷。进二门，宽敞的四合院在恬静中气势恢弘，暗藏威猛，让人感受到20世纪前期川西建筑的独特韵味。庭院中央一个蓄满水的长方形石池，水池四周贴满石头做的车轮大的铜钱。

走过长廊，走出月牙门，来到江边。我仿佛看见古镇历史上的水运

码头，商贾川流不息，舟楫往来不断。早在明代，这里就有“良田数万亩，烟火数千家”的繁荣昌盛，一幅元通水墨画卷徐徐展开。

这时，婆婆唱了起来：“河这边喊个山歌，做成云（哦），飞过河（哎），缠住幺妹细腰杆。幺妹不听（哎）只赶鹅，急得三哥团团转（啊），扯破嗓子（哦）莫奈何……”歌声渐远，婆婆转身向我们挥手作别。

我追过去大声说：“婆婆，明年我们还来买笋子，还要买鹅。”“老地方见。”说完，婆婆沿江而行，人快消失了，影子却越来越长。

阳光明媚，江风徐徐，蝉鸣如曲，伴随我们来到增福街48号清代民族英雄王国英故居。“宁波义烈彪麟笔，文井清光耀鲤庭。”王国英为元通古镇画上重彩一笔，可歌可泣。元通，不仅是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，川西坝子的江南水乡，更是英雄的故乡。

走过地标建筑惜字宫，它是全国唯一的没有修建完整的半边字库；走进英国人修建的当铺，从瞭望孔远眺，大片青瓦屋顶，沿着文井江鳞次栉比，临河而居，中间一条街道穿行其中，好一派江南水乡的味道，散发着浓浓的古韵。

江河从身边流淌，仿佛看见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泊江上，横跨着有三个石拱孔的永利桥。走过广东会馆，这里曾是商业鼎盛繁荣之地。最后，来到心心念念的元通塔，其位于三江汇流处，为明清七层古建筑，每层八角设置风铃。登高望远，北迎泊江、东观水墨元通、

西眺味江、南望成都平原。可惜无缘登塔，留下遗憾。

夕阳西沉，水面波光粼粼。有些累了，来到临江茶楼，独坐石阶上，恰巧看见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景象。我由衷感叹，元通不正是这条置身江中的船吗？天边的夕阳把淬出的黄金镀满整条船、每条街、每座古建筑，镀进千秋万代生于斯、长于此的元通人心里。

此刻，一行白鹭贴水绕江飞行，穿过轻柔柳幔，回归古镇那棵最高的树丫。暮色慢慢缭绕，像淡淡的水墨，为元通江洲画上若隐若现的意境。夜渐浓，烟波微澜，不知何时月儿已经高高挂在浩渺天穹。

此时此刻，仿佛走进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的诗句里：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：huaxifukan@qq.com